



既濟

離下坎上

按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故爲既濟謂萬事已濟也六爻初與二爻三與四爻五與上交陽交于陰則既濟可知矣又卦水上火下有既濟之象

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亦

且取義于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述曰既濟亨小亨于陰柔之小也小謂三陰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故言亨小六爻剛柔正位故利貞章氏曰初吉終亂以柔不在二則吉在上則亂卦象離明在內坎險在外亦有初吉終亂之象治極

而偷安亦陰柔爲之也

趙汝楳曰濟有亨之理而六二爲主卦之主是以亨者小也九五大中宜尸既濟之用乃謂小者之致亨何也水火之用以立義也火性炎上卽以炎上爲用水性順下用亦如之坎今在上爲屯爲需而用猶閔離今在下實司鬱烝發達之權凡交濟之用皆由于離離之主陰是小者能致一時之亨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水賴火以致用剛賴柔以

成功故也蘇氏曰坎上而離下剛柔正也剛皆居
剛柔皆居柔位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則小者不可
復進以貞爲利也程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
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
是以吉也蘇氏曰柔皆乘剛非正也以濟則可既
濟變而反其正以此終焉止而不變則亂矣鮮于
侁曰終止則亂者反本之謂水反而終于潤下火
返而終于炎上故有終止則亂之戒劉牧曰水火
之性竟則必復復則爲變

既濟者以皆濟爲義者也小者不遺乃爲皆濟故
舉小者以明既濟也剛柔分而當位則邪不可以
行矣故明正乃利也初吉柔得中也王註柔得中
則小者亨也柔不得中則小者未亨雖剛得正則
爲未既濟也故既濟之要在柔得中也以既濟爲
安者道極无進終惟有亂故曰初吉終亂終亂不
爲自亂由止故亂故曰終止則亂也

蘇氏曰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靜而不用將發其用
必有以緼之者水在火上欲炎而不達火之所以

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遂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陰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此所以爲既濟也故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項氏曰柔得中則初吉謂六二矣其道窮則終亂謂上六矣二之柔所以濟泰卦之三陽而使之中也故謂之既濟若終止于柔而无剛以濟之則其道入于窮而不中矣此其所以復亂也既濟責于能濟如此六二之所以爲利貞者二五剛柔正應而又當位剛柔相濟爲利當位爲貞體固有二剛

三柔皆正之象然卦辭所主則謂六二若汎言之則失柔義矣

象曰水在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述曰汝中曰水火既交各得其分爲既濟小火之性竟則必復復則爲變君子處既濟之時慮患于後因豫防之于其先思而豫防使不至于患可以保其終矣

劉調甫曰大抵亂世之主其心多困治世之主其心多逸逸則生亂困則生治此東隣之殺牛反不

若西隣之受福其所處使之然耳聖人爲戒每于
方盛之時其旨深哉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述曰初九始濟者也陽剛離體始濟未涉于躁象
車將濟險而曳其輪無造易心其謹戒也如此獸
涉水必揭尾濟將及岸復濡其尾汔濟之象也俞
氏曰輪曳不敗尾濡不溺故无咎卦取剛柔相濟
此取濟坎之義輪在下尾在後皆象初剛正不輕
于濟曳輪象在坎下濡尾象初濟而有曳輪之慎

其義豈有咎乎

濟必轉輪當濟反曳其輪象如不欲濟者則無敗
輪之虞濟必揭尾汔濟復濡其尾象如未濟之前
則無淪胥之及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述曰王註居中履正處文明之地而應乎五陰之
光盛者也然居初三之間上不承三下不比初夫
以光盛之陰處兩陽之間而不相得能無見侵乎
故曰喪其茀也稱婦者以明自有夫而他人侵之

也

趙氏曰其稱婦者以陰適陽二之所以行也人情以得喪動心不免逐逐失其所以自守者六二柔順中正不干乎時不失其主久而正應者合又爲勿逐七日得之象

六二柔居正位有可行之道蒞在似戒行喪蒞是不可行喪蒞勿逐不亟于求行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而二中道在我久之將自定不得行于今必得行于後

王肅曰體柔應五履順承剛婦人之義也坎爲盜離爲婦喪其蒞隣于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應故七日得也

張清子曰婦二也蒞所以蔽車者婦人出門必有蒞自蔽而後行詩云翟蒞以朝是也

朱氏曰七日得自二數之至上爲五復自初數至二凡七日以中道也中道者天地之所不能違故坤極生乾七日必復而况人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

克之憊也

述曰九三在內卦之上內治已濟動而之外亦陽剛當位之所有事者故以高宗伐鬼方之事明之以中興賢君伐遠方小夷不貪近功不幸苟勝三年而後克之蓋盛世勤民之難也高宗可謂善用剛于既濟者矣既濟之時啓多事之端者必小人故戒以小人勿用小人居盛不虞其衰成功不慮其難者也九三離日將昃剛得正而位不中聖人惟恐其失之躁動也爻詞致警深矣坎險在前上

六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爲戈兵有伐之象由三爻至上有三年之象密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或曰高宗之事不在五言而在三言取其中興者也象曰三年克之憊也程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仲虎曰六爻皆警戒意于初則勉其戒謹于二則戒以勿逐于三則戒以小人勿用蓋惟既濟之時惟欲其持重緩進常如未濟之時

象旨于寶曰鬼方北方國也三與上應上爲坎體

坎當北方故稱鬼方張說赴朔方軍詩遠靜鬼方人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述曰象旨繻錦之盛也袽衣之敝也六四得位名
之美也險而乘剛行可疑也猶盛飾而衣有弊袽
陸氏之言是也終日者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
方升之時說文作晝日非也君子不疑在躬而後
能濟四方行有所疑而終不爲累者以終日之戒
善補其過故聖人許之也

趙汝楙曰繻繒采也袽潔縕也六四當坎之初初
吉之時已過而終亂之兆已萌猶繻美而有殘弊
見也故終日戒

敬仲曰大抵四爻以離內卦變爲外卦故多變乾
九四云乾道乃革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謂羣
陰已至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皆有變濟至于
四誠患生之懼人心旣安則易于怠忽誠有所疑
疑其衰敗之至也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述曰九五剛居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而位在險
體中而易滿故借東隣西隣兩家祭禮以示警懼
夫祭時爲大時苟得矣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
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
祭實受其福在于合時不在物豐也蓋卽兩隣而
言其一旣濟者非時特殺而誠不足有止而不進
象其一未濟者時舉常事而誠有餘有進而受福
象言隣以省五使知所戒也旣濟之時其盛無以

加其終不可反可懼之甚也孔疏吉大來者非惟
當身福流後世也

紀聞曰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
同也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晦之時乎時之始至
如月方弦而將至于望之時也蘇氏謂東西者彼
此之詞不以五與二對言卦詞初吉終亂東西卽
初終之意也

質卿曰九五旣濟久矣禮樂文物依然如舊制度
儀等依然如舊然行法者非其夙心守法者非其

舊人僅有文具而已夫文具之法何足以感人而格神通行而爲持久不變之道也彼新造之國百凡未備然其人則是其心則堅故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吁可懼哉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述曰坎爲濡上爲首既濟之極水火反復之變必矣陰柔處之忽而不戒以之于其窮有濡其首之象危可知矣彖詞所謂終止則亂也既濟之窮則之于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于既濟故

亦曰濡其首

劉牧曰詳夫既濟之爻辭皆不稱既濟者何以其各得位而互于逐爻明其義也且二以中女既濟故稱婦喪其茀三以過時既濟故引高宗之伐鬼方四以臣居既濟故稱繻有衣袽五以君居既濟故美西鄰之禴祭初上居前後故以首尾言之汝吉曰初戒濡尾謹始也上危濡首慮終也六二中正以既濟而喪茀而時則終得九五中正以既濟而用牛而時則已過三剛居剛三年克鬼方而

憊四柔居柔有衣袽而終日戒既濟所以防微而保大也既濟矣經幾終而六爻之詞危乎危無吉利亨之文故易懼以終始也

楊氏曰上六既濟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無風波之虞矣不知既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無宿舟求涉而無善游乃欲褰裳而馮河此必溺之道也危而不可久生也明矣濡至于首則溺其身可見坎水故濡在上故爲首此聖人所謂初吉終亂者與

未濟

坎下
離上

崔憬曰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夫易之爲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以未濟終者亦物不可窮也未窮則有生之義

按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火澤皆陰卦胥息而爲睽睽則不濟坎離以陰陽中氣交然乾坤之本性故存未嘗不流通非不濟也未者有所待之辭故卦名未濟言有時而濟也

張獻翼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爾諸爻之義內卦皆未濟之事欲人之謹于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于處濟也

鄭玄曰夫物不可窮理不可極故王者亦當則天而行與時消息不可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未濟者亦無窮極之謂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

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述曰未濟者未能濟坎險也上卦離中執柔應剛有可濟之理故曰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未濟之象也以未得濟曰无攸利

狐陰類坎爲狐陰小稱小狐指初六言卦體明在外而險于內狐之疑而心病者也汔涸也小狐力弱汔乃可濟坎水本不涸而坎在離下無火以灼之遂爲伏險而不溢狐以爲涸而可濟耳九二陽明見其不可曳輪而不進小狐安得獨濟哉是謂

未出中也以陷險故象濡其尾以未得濟曰无攸
利始濟而力竭于斯未續終也卦諸爻皆不得位
所以爲未濟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應則陰得陽
以爲助而終濟矣故亨也蓋申未濟亨之意

小狐小者才不足狐者志不果之稱當未濟之時
必剛健拔難然後乃能濟小狐勇于濟而無餘力
故終于未濟而濡其尾焉不續終也濟險難者必
有餘力也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雖剛柔
應而不得中猶不能濟也程傳狐能涉水濡其尾

則不能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
者則未能畏懼故勇于濟趙汝棊曰狐尾豐于身
濡則身隨以溺老狐負之以涉故能濟小狐力未
強汔濟而尾爲之濡濡則不能終濟无攸利也

孔疏未濟之時小才居位不能建功立德拔難濟
險若能執柔用中委任賢哲則未濟有可濟之理
所以得通故曰未濟亨也汔者將盡之名小才不
能濟難事同小狐雖能度水而無餘力必須水汔
方可涉川未及登岸而濡其尾濟不免濡豈有所

利故曰小狐濟濡其尾无攸利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述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爲用爲未濟未者有所待之辭非不濟也待時而濟爾歐陽永叔曰火在水上物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象旨水火異物辨之使羣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聚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述曰象旨以陰居下方將涉險而尾卽濡與旣濟登岸而濡尾者異矣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審其續終之難故曰亦不知極也

卜子夏曰以柔濟險初始涉者也近淺猶濡尾况其深遠必不濟矣不知力之極也

徐氏曰旣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旣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以濡尾爲終濟之象而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

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述曰敬仲曰曳其輪未濟也時在險中勢未可濟不敢欲速易之道也真正之道也故吉中者无過不及之謂九二之曳輪不犯險而過涉不畏險而不涉中以行正與時偕行其出險而有濟必矣象旨姚信曰坎爲曳爲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二應于五而隔于四止而據初故曳其輪處中而行故曰貞吉

王註體剛履中而應乎五五體陰柔應與而不自任者也居未濟之時處險難之中體剛中之質而見任與拯故危難經綸屯蹇者也用健拯難靖難在正而不違中故曳其輪貞吉也

程子曰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五以柔處君位二乃剛陽之才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故戒曳其輪倒曳以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恭順不足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吉也於六五言貞吉光輝盡君

道之善于九二言貞吉中正盡臣道之正上下交相盡也

陸氏曰既濟之初思未濟之難故曳輪濡尾同在一爻未濟之初陰在下未能自濟故濡尾而退二雖陽爻復未出險坎性趨下未能濟物故曳輪而返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述曰王註以陰之質失位居險不能自濟者也以

不正之身力不能自濟而求進焉喪其身也故曰征凶也二能拯難而已比之棄已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故曰利涉大川

未濟有必濟之理二未出中則同舟共濟之人三在坎上以出險爲功故有利涉之象

荀爽曰利下從坎二者坎成卦主爻爲水有大川之象又在互離之中明于幾事下比于二蓄其全力合其同德以拯大難利涉大川之象也初與三情同而凶吝異者三入險之深故曰位不當也苟

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

于寶曰以六居三不當其位敬仲曰所處之位不當征往也言位者明其位在此不可出位而往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述曰九四上比六五陰陽有相得之象時已出坎險可以動而濟矣濟天下之事非剛健之才不能也四以陽剛居濟時之任失位過中有遲疑退悔之象故戒以貞貞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

悔者也震動也四剛動而承五柔有震主之威而用以伐鬼方爲天子勤遠畧也然陳師鞠旅有截其所不加殺戮而終以柔服至于三年之久功成而行天子之賞蓋旣出內險必當遠征而後濟天下之事故有震用伐鬼方之象始出于險其德未盛未可遽求其濟故有三年賞于大國之象象曰志行者九四失位而得貞吉悔亡以其正志得行也處未濟者志存必濟乃可謂貞鬼方之伐九四之所爲貞也

大國天子之國功成凱旋而行賞以明志之必得
行而事之終有濟也

敬仲曰四應初初六有陰遠鬼方之象坎水趨下
不應乎上故大國命伐之

馮時可曰未濟之爲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
中者其責重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爲利四居
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爲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
功上下所倚藉也

質卿曰九四離下卦而上時已大通有不濟濟斯
順矣有不行行斯通矣故九四之貞貞在濟時能
貞則吉則悔亡其貞也豈但小有振作而已哉當
振其威武以伐鬼方至于三年成功而有賞于大
國焉

伐鬼方卽旣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事伐鬼方用
剛者也故曰震未濟之世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
之賞旣濟之世利用靜故憂其伐鬼方之憊。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
其暉吉也

述曰六五以柔居中虛其心而陽爲之應得君道
之正也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無
不待于亡也五文明之美發揮于事業故曰君子
之光離體本有光而乘承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
濟而成光輝王註付物以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
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是已離體中虛陽剛之
所以附故曰有孚吉五爲未濟之主終能无不濟
而吉者以有孚也夫以誠交物者物亦信焉物皆
竭力功則克矣上言貞吉下明貞吉之在誠也

君子之光其輝吉也吳草廬曰散輝及物爲光歛
光在體爲輝言君子之光照萬國被四表發越之
盛皆有孚之誠積中而不可掩者也故重云吉
象旨君子之光離爲火也有孚吉互坎爲孚也其
輝吉者自孚者言之六五文明之主虛中下賢有
賢者及時而孚之象程先生曰君子充積光盛至
于有輝不然矣管輅曰日中爲光朝日爲暉及其
暉而孚言其早也如是豈不吉乎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

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述曰有孚本六五有孚言六五有孚孚于陽剛與共濟天下上九處無位之地以不用爲用者也以剛孚柔成君子之光者也時獲濟矣君臣同樂之時矣上孚于五而濟難亦孚于五而宴樂于以飲酒未爲失宜蓋時節之會如此何咎之有若飲酒不已至濡其首則有孚非所當孚而我自失其是矣蓋自未濟而之濟時當安息休以無事則可若自以身處事外不以事驚心而事將廢旣濟之所

以失也人心易放故聖人諄諄

象旨有孚于飲酒者孚于五也有孚失是者孚于三也未濟之君羣策並屈以求濟猶所謂若作酒醴爾惟麴蘖經師或謂所乘六五之孚者是坎爲酒食濟名由坎未濟坎在下而亨之在五故主五而孚之无咎也濡其首卦之上爲首濡之者三也與三應而没入坎水中也三方在險而上已出中猶復不能忘情于三不胥溺乎失是是謂上之安地節蘇氏謂事之會猶言時節非節止義王應麟

曰易之始終皆陽也始乾之初九終未濟之上九
彖曰未濟亨項氏曰雖不當位指六五言之雖六
爻皆不當位義但取五而已曰小曰狐皆陰類也
濡其尾卽是不能全濟之象險且未濟他又何所
利乎故无攸利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
解上文亨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
有致亨之理此夫子所以贊易也

初六爻楊氏曰旣濟之初九濡其尾則无咎未濟
之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強于才者也已濟
而濡其尾賀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于才
者也幾濟而濡其尾憂其濡而不濟也故吝亦不
知極謂才之小且弱者其極終无成而不自知也
然雖不知其中極之无成而能力其弱以濟難其
濟爾志其不濟非爾志也故聖人惜之曰吝力不
足之辭也

九四爻項氏曰未濟之時所喜在剛三徒以其志
之剛猶爲利涉况九四乎旣濟之九三未濟之九
四皆以其剛故能任天下之大役以此見弘濟世

道非剛不可也九三全剛而位正故直稱高宗以
伐之其言三年克之者以見其役之大小人勿用
者以見其才之難苟无九三之才其可以任斯事
乎九四則所居者柔比九三爲有悔必貞以勝之
然後能任其事而无悔故曰貞吉悔凶又加震字
九四之動爲互震也而居震極又四剛而五柔挾
震主之威者也然用其震于伐鬼方國之虎臣也
變四互坤坤爲年故三年也九四出離之上亦爲
三年至上則飲酒策勲故言有賞於大國九三之

象曰憊也則以三年言之九四曰志行則以解貞
吉悔亡言其志必行而不屈然後得吉而悔亡也

六五爻項氏曰六五雖不當位而與九二剛柔相
應同心以濟難者也離雖爲光而人君之光非一
人之所能獨成乃因與賢臣有孚以致其光故其
光也言而非剛明自任之光也故曰君子之光有
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輝吉也蓋以深辨此意按
管輅曰日中爲光朝日爲輝夫中則日在上朝則
日在下在上之光以在下之輝而獲吉則五以二

而獲吉明矣先儒謂暉爲光之散非也暉者光中之氣詩曰庭燎有暉周禮眡寢以十暉爲十暉皆謂光中之氣五離爲虛故爲光二坎中實故爲光中之氣也未濟諸爻皆失正九用事之爻皆曰貞吉九二九四六五是也九二剛中不假言悔六五柔中故言无悔九四不中故言貞吉悔凶言不如是則悔不亡也六五兩吉字貞吉者六五自謂也有孚吉者謂九二也小象甚明上九之兩有孚亦以三上兩爻言之

上九爻項氏曰旣未濟皆取義于濟故兩卦初上皆稱濡然得失不同者旣濟自二始濟則初雖濡尾而不害其爲旣濟也故无咎未濟正坐濡尾不能續終所以爲未濟也旣濟之中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爲人事之危未濟之中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爲人事之失也六五以九二爲孚則上九之孚者六三也濟以孚爲美然而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六三以坎從離酒自下升而入于上則飲食之象也上九自離入坎首反向下而于酒

則濡首之象也我飲食彼則彼可以出險而成旣
濟之功彼濡我則併我而入于險矣患難將終天
下將濟當此之時上之舉動豈可有失失則敗矣
此君子所以謹于辨物居方之事所謂亦不知節
者正謂不明于辨也夫人居患難之爻幸其將平
方欲相與以樂其終而反因樂以壞其終此何等
時而作事如此亦可謂不知節矣

讀易述卷之十終

讀易述卷之十一

繫辭上傳

草廬吳氏曰繫者謂如綴繩於物辭者易書之言
也文王所作之辭繫於各卦之下謂之彖周公所
作之辭繫於各畫之下謂之爻夫子述此篇以釋
文王周公繫彖辭爻辭之意故曰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金賁亨曰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學易之要道也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於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於卦爻之中可見易道本乎天地自然之理而非有所安排造作也易道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乾道易故易知坤道簡故易從知與從以君子學易言非謂他人知我從我也既易知自不能離故有親言與道相親也既易從自日加益故有功不離道則德

自久日加益則業自大君子體易之實功也

述曰象旨天尊地卑何以定乾坤大卜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然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惟周易先乾後坤因於天地尊卑之分也鈞深圖曰自一至十天尊於上地卑於下祇以異耳卑何以先高史氏曰卦畫自下之序也易道貴陽而賤陰動靜何以斷剛柔剛非不靜其常在動柔非不動其常在靜斷者虞翻云分也置陰陽言剛柔俞氏琰曰質可見氣不可見也龔氏曰坎在北震

在東西北則乾東北則艮皆陽也離在南兌在西
東南則巽西南則坤皆陰也各以其所居之方此
之謂類聚陽物也而與陽爲羣陰物也而與陰爲
羣各以其所名之物此之謂羣分方其各止於一
而不相與則無失無得貞而已矣或類聚或羣分
則得失隨之此吉凶所以因動而生以爲得失之
報也方曰事情所向物曰事物善惡以言乎陰陽
實體則朱先生未若龔氏之切乎在天成象按虞
翻說曰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

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已於文日
月爲易虞翻說當是輔嗣注以爲况日月星辰非
也在地成形震竹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
坤土也物極謂之變變然後成象物生謂之化化
然後成形變化見則天地之妙用顯矣

項氏曰此章論伏羲作易本於天地自然之易邵
子所謂畫前原有易也是故觀乎二儀之判而奇
偶之畫已定觀乎卑高之勢而三極之位已陳觀
乎動靜之理而七八九六之性已斷觀乎氣類之

分合而比應攻取之情已生觀乎法象之著陳而
飛伏變互之體已見朱子發曰乾坤貴賤兩者聖
人觀天地而畫卦剛柔吉凶變化三者聖人觀萬
物而生爻

彭山曰尊者能主于上之意卑者能屈於下之意
定者一定而不易也尊卑以道言乾坤以德言尊
非健不能卑非順不能尊者不能自尊卑者不能
自卑則乾坤毀矣不可以爲定

胡氏曰天地卑高既定則人事萬物之情皆在其
中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貴賤高卑之
位是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定矣

朱氏曰動而不屈者剛也靜而不變者柔也動靜
有常則乾剛坤柔其德斷而無疑矣

彭山曰動靜者乾坤起伏之勢也動顯於外而靜
中亦有動此動之有常也靜藏於內而動中亦有
靜此靜之有常也乾本剛德剛則常動坤本柔德
柔則常靜動而無常則易衰不得爲剛靜而無常
則易躁不得爲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斷然不相雜

乃爲不已之德剛而不已所以爲健柔而不已所以爲順此言乾坤之德不過一剛一柔之斷而已
胡瑗曰以人事言之君以剛德居上爲動出令而臣行之臣以柔道居下爲靜納善而君聽之君臣動靜既有常理則剛柔常分可以斷矣此經論天地之德亦兼總萬物之動靜也

韓康伯曰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趨則凶故吉凶生矣
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

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於相形也

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真以爲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

之始也

張氏曰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思假若日月無往來星辰無顯晦山川無聳伏潮汐人物無老壯榮枯則滯而不通造化亦幾乎息矣故日月星辰山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也其往來顯晦聳伏潮汐老壯榮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所以成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述曰象旨是故接上以起下之辭剛柔謂爻畫奇偶也馬融云摩切也盪除也剛摩柔爲震坎艮柔摩剛爲巽離兌虞翻謂剛柔相摩則八卦相盪者是也其言二摩四四摩八八盪六十四揆之上下起接不屬矣然則八卦之盪奈何胡瑗言若十一月一陽生則推去一陰五月一陰生則推去一陽頗爲近之然盪陰入陽盪陽入陰京房義精矣此言夫天道卦象之流行非以畫卦也錄其事故下遂以雷電風雨繼之雷震電離風巽雨坎吳幼清

曰羲皇卦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以雷霆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以風雨也運行寒暑五經通義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幼清曰艮山在西北巖凝之方爲寒兌澤在東南爲暑在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爲暑在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爲寒也王註相切摩言陰陽之交感相推盪言運化之推移

紀聞曰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團轉去

殺他磨轉他底意思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後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交易之用也

章氏曰陰陽剛柔相摩相盪網緼變化生生不窮天地人一也日月往來一寒一暑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莫不然乎

質卿曰看來天地原只一乾坤乾坤原只一變化此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是一剛柔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摩而斯有八

卦有八卦也不能不相盪相盪而斯有六十四卦
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
外於乾坤哉。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述曰象旨乾交坤而震坎艮得乾道成男坤交乾
而巽離兌得坤道成女乾男爲父者以其始物之
氣坤女爲母者以其成物之質易象數鉤深圖曰
一陽生於子而乾位在西北君子之前故曰知大
始一陰生於午而坤位在西南作於申成於酉故
曰作成物皇極通變以爲乾位在亥知大始坤位
在未作成物文王後天之用二說相通也

彭山曰乾坤者天地生物之大德而人得之以生
者同此德也乃以男屬乾道女屬坤道者蓋自陽
之生而言則生於陰也陽在陰中勢必發揚故得
乾初爻爲長男得乾中爻爲中男得乾三爻爲少
男自陰之生而言則生於陽也陰在陽中勢必退
縮故得坤初爻爲長女得坤中爻爲中女得坤三
爻爲少女男女雖同稟陰陽之氣而主於陽者必

健主於陰者必順其勢各有所重焉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業之所由成也

朱氏曰六子致用萬物化生不越乎乾坤震坎艮之爲三男得乾之道也巽離兌之爲三女得坤之道也聖人用之天下合乾坤也父子君臣乾坤也夫婦震巽坎離艮兌也長幼其序也朋同類也友

異體也五者乾坤而已矣

胡氏曰萬物始於無形乾能知之時下降而生之坤則能承陽之氣以作成萬物之形狀也說旨曰知猶主也作者發動鼓舞之意始始其氣也成成其質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述曰諸卦受畫於雷風山澤水火諸卦之畫無一
非雷風山澤水火雷風山澤水火無一畫非乾坤
乾本氣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簡者
無爲之別名惟其易故易知易知者自爲主也惟
其簡故易從易從者順乾行也曰有親曰可久只
是一箇易知之妙曰有功曰可大只是一箇易從
之妙天下事不可一毫着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
則不着一意所知者皆人可與知簡則不着纖毫
之力所能者皆人可與能或以朱義心明白而人

易知事要約而人易從是說向外去非也此合內
外之道韓注順萬物之情故曰有親通天下之志
故曰有功親親切也功效也親切乎中自疊疊
而不息故可久功同乎人自積漸而日益故可大
賢人言其德業過人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張邦
奇曰所謂天下之理者何也高者卑者動者靜者
類聚者羣分者成象成形者莫不由於易簡而各
得順其分位也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其
中云者承乾坤之謂應天尊地卑而言也夫天一

形也地一形也人不啻千萬其形也私其形者其形幾何故不足以當三才之一不足以當三才之一者謂其不才也

象旨可久可大與盛德大業無異也而稱賢人者項氏曰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吳幼清指爲賢人別曰易簡理得者聖人也殆不然乎湛子曰理一而已易簡非二體久大非二功德業非二事蘇氏所謂隱顯之別也此乾坤之辯也不可不知也

淮海曰天尊地卑以下其易之定體乎剛柔相摩以下其易之運用乎皆自然也定體自然便是以不動爲運用卽先天也運用自然便是以運用爲不動卽後天也先天後天一也自然者易簡之謂也天地所以爲天地人所以爲人其理易簡而已賢人可久可大是得此易簡卽可作聖人也聖人之成位乎中是得此易簡卽可參天地也所以中庸提出率性二字惟率性則易簡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

述曰聖人設卦謂伏羲也始作八卦重爲六十四卦矣八卦以象告不言而見吉凶觀象繫辭謂文王也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繫之彖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吉凶因得明吉因失明凶也剛柔爻之九六也九陽六陰迭相推盪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卦象之有吉凶悔吝皆本於此易乾鑿度曰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爲之設卦方盛則託言將衰則寄凶陰陽不皆爲失位其應實而有之皆實義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芥必有悔吝所以極天地之變明王事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述曰象旨易言吉凶在人爲得失之象易言悔吝在人爲憂虞之象虞與憂對當讀如驩虞之虞謂樂也柔變爲剛進之象剛化爲柔退之象剛進柔

洗心齋
退明晝象柔進剛退晦夜象蓋卦爻剛柔相推以成變化而變化將來又成剛柔猶是晝夜相繼焉其柔之變復爲剛者猶晝之仍繼乎夜也剛之復爲柔者猶夜之仍繼乎晝也

蘇氏曰夫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化生而吉凶之理無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爲無定而兩之此二者皆過也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未嘗不一而莫之執則幾矣是以聖人旣明吉凶悔吝之象又明剛柔變化本出於一而相摩相盪

至於無窮之理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觀之之謂也夫出於一而至於無窮人之觀之以爲有無窮之異也聖人觀之則以爲進退晝夜之間耳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爲非向之退者可乎見其今之明也而以爲非向晦者可乎聖人以進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二觀立無往而不一也

六爻之動動卽變化也陸續曰天有陰陽二氣地有剛柔二性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此

三才極至之道也極陸德明訓至韓注兼三才之道故能見吉凶成變化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詞也

述曰易之序謂易中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也爻之辭謂六爻所言之吉凶悔吝居而安各得其所之意也樂以心言玩謂繹之而不厭也君子觀易之序而循是理故安觀爻之辭而達是理故樂孔疏觀象而知其所處若居乾之初九而安其勿

用者居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是所居而安者勿位之次序也辭有吉凶悔吝見善則思齊其事見惡則懼而自改所以愛樂而耽玩也卦爻皆有辭但爻有變化取象既多以知得失君子尤所愛樂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述曰紀聞曰觀象槩觀諸卦爻之象觀變只觀所變卦爻之象耳占以揲而值之將用之以爲決斷故謂之占易以變爲占于占言變蘇氏曰至於占

而君子之慮周矣。是以自天祐之。卜子夏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自卜之明也。聖人極陰陽之度，窮變化之會而得其易，是以合於天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仲虎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無非易，即無非天。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

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之示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此獨吉而無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

項氏曰：此章謂讀易之法，必自文王之易始。故上章論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五事，而此章獨自吉凶變化起義者，蓋有畫之初，乾坤貴賤剛柔之迹已著，而吉凶變化之象未明。有卦然後見易之有變化二端，皆文王辭也。復以二端析為四類，而詳言之。吉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初則

謂之悔吝變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
二物而已故觀吉凶者必有悔吝始觀變化者必
自剛柔始文王觀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觀
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无入而不利
矣序卽爻位居此爻之位則玩此爻之辭以處之
然後能隨所遇而安樂之或以序辭象與作變以
與下文合似不必爾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吳羔曰首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卦而言前章
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
辭至此章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矣

述曰卦者象也成卦之體上下內外無不備具而
彖之辭或舉其一或舉其詳或不言焉而皆足以
相明此彖所以言乎其象也爻者九六之數也兩
地則二四爲六參天則一三五爲九九畫奇六畫
偶兼三才而兩之則六畫成卦所謂剛柔相推而
生變化此爻所以言乎其變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

者善補過也

述曰爻之所以吉者言乎得若元吉征吉貞吉往吉大吉中吉終吉之類爻之所以凶者言乎失若征凶貞凶終凶見凶有凶之類彭山曰得正言吉心之安處也失正言凶心之不安處也悔者不肯自安於不正心切悔悟此趨吉之路然未至於吉吝者不能自克其不正心竊羞鄙此趨凶之路然未至於凶故曰小疵小疵者未成失得猶許其改也无咎本亦有過以其善補是過以无咎朱氏曰

止於當則其德全全則人以爲休而依之過於當則其行缺缺則人以爲咎而違之惟其缺而補之然後无咎吉凶悔吝无咎皆舉爻詞以明通例見人心皆安於天理之正而不正者自覺其凶少有不正自不容已於悔且吝此皆反正之幾欲人自得其本心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述曰五存者應五言而爲文天道貴陽而賤陰陰

陽有貴賤之位皆卦爻之所列也陰陽各有貴統御謂之齊陽大陰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辭專取主爻陽大陰小語其常分耳當其爲卦主則無異也胡氏曰六十四卦皆以陰陽得位失位分吉凶君子必當明辨之比之六二居得其正則其辭曰比之自內貞吉小畜之初九以陽居陽則其辭曰復自道何其咎吉隨之九四以陽居陰則其辭曰隨有獲貞凶觀之初六以陰居陽則其辭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噬嗑之上九以陽居陰則其辭

曰何校滅耳凶是吉凶之文皆在所繫之辭君子若辨明吉凶之事觀其辭則可知矣彭山曰憂者危懼之意介者辨別之端善惡所由分之界也當初悔初吝之介而不憂則必至於凶矣震驚動也當其過時惕然驚動此卽悔心之萌也能悔則復于無過矣龔氏曰悔則无咎介則无悔不近於知幾乎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述曰俞琰曰卦以陽爻之大者爲主則其辭平易

如復謙之類卦以陰爻之小者爲主則其辭艱險如小畜夬之類各指其所之之者動爻虛齋趙氏曰之變卦也言本爻之辭正指之卦之義朱氏曰詞有易者之于吉也所謂能說諸心詞有險者之于凶也所謂能研諸慮也

質卿曰大之不能不易小之不能不險此理有自然事有必至是之謂之也辭惟各指其所之則趨避者有定準就理者無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欺以邪徑信有易地而不可惑以險途者

全在於此

淮海曰君子之居而動也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于不善之謂過盡善而得則吉盡不善而失則凶覺其小不善欲改而不及則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可以改或不及改或不肯改則爲吝當悔吝之萌不以小疵自恕以求補過則爲无咎言積疵則爲失積過則爲疵積疵則爲凶積補過則爲无咎積无咎則爲得積得則爲吉此其一念之微而其著甚遠君

子之所以貴慎獨與。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孟子之所謂間，卽大易此章之所謂介。參天地在此，盡人物在此，淪夷狄在此，入禽獸在此，可危也哉！可懼也哉！所以學易之道，全在憂悔吝者存乎介一句。君子有終身之憂，其此悔吝之介乎。

項氏曰：自彖者言乎象，至无咎善補過，皆解繫詞之文。自列貴賤者存乎位，至各指其所之，皆讀繫辭之法也。彖詞所言之象，卽下文所謂卦也。爻辭

所言之變，卽下文所謂位也。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獨吉凶言存乎辭者，悔吝可以介而免，无咎可以悔而致，必有憂震之心者，然後能用力于其微焉。至於吉凶則得失之大者，讀其辭皆可辨也。是故貴賤以位言，小大以材言，卦各有主，主各有材，聖人隨材之小大，時之難易，而命之辭，使人知所適從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述曰：此直贊先天之易也。先天之易有卦畫而無

言無言而無所不貫無所不在精示意見而不可
以形迹貌象窺測者人全具之人不得而執之故
言易與天地準朱氏曰乾準天坤準地九準陽六
準陰與之平等無低昂輕重之間故能彌綸天地
之道象旨彌以反本言如弓既張而彌之愈反愈
合綸以致用言如絲既分而綸之漸合漸大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

述曰象旨此皆聖人用易彌綸之事以者用易也
故幽明始終鬼神皆就易卦畫言之卦畫内外上
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于
地理故知幽明之故荀爽曰謂陰升之陽則成天
之文也陽降之陰則成地之理也幽謂天上地下
之不可得覩者也明謂天地間萬物陳列著於耳
目者也卦畫一變爲始六變爲終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荀爽曰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
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卦畫陽奇陰偶物也精

氣聚焉用九用六變也遊魂運焉張子曰精氣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用遊魂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李氏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知故曰變章氏曰鬼神之情不可窺鬼神之狀不可見何從而知之精氣爲物物則有象有象則終壞而爲鬼遊魂爲變變則無方無方則不測而爲神是鬼神之情狀不干精氣游魂而知之乎

朱氏曰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爲氣明而微也氣聚成形幽而顯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乎地凡天之成象者莫不具是理故分而爲二揲之以四生二儀四象八卦成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原於太極知此則知幽明之故也

象旨原始反終依鄭虞本當讀原始及終若曰推原其始則知未來反摺其終則知已往又或以爲於其終而反求其始則固已費辭矣朱子發曰一變者卦之始也謂之一世六變者卦之終也謂之

游魂七變而反者卦體復也謂之歸魂始者生也
終者死也反則死而復生故知此則知死生之說
其以初上爲始終而始終爲生死是也其指六爻
之變而謂游魂歸魂者非也

章氏曰精氣卽游魂之所凝聚游魂卽精氣之所
運用自其可見聞者謂之物自其不可執着者謂
之變魂之于物也直寄焉耳精氣游魂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惟精氣全而游魂定則發揚昭著雷動
風散鬼神之變化其非我也聖人只教人從自家
身中認取 精氣游魂具而爲人故曰人者陰陽
之變鬼神之會

精氣爲物形之謂也游魂爲變神之謂也形有生
滅神止往來耳於此了徹修身以俟不以夭壽貳
其心斯命自我立矣
精氣爲物坤之道也游魂爲變乾之道也魂升魄
降人死則然其生如之何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

述曰幽明陰陽之顯晦死生陰陽之消息鬼神陰陽之聚散而皆盡之於易可見易之道卽天地之道也天地一陰一陽以成變化而易與之相似故其故其說其情狀自莫之能違也朱氏曰萬物者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故曰智周萬物天下者萬物之會知周萬物乾知太始也道濟天下坤作成物也易無物不知是知周于萬物天下皆養是道濟天下故不過者所爲皆得

其宜無有愆過使物失所也九家易以旁行周合六十四卦卽卦之反對反復爲用正見其應變旁行未嘗逐流而不返使人明天道之常數知性命之始終任自然之理故不憂不憂者自得于已也安土敦仁萬物之情也易順物之情使各得其所敦厚于仁故能愛養萬物胡氏所謂物旣遂性則父子兄弟親疎且遞相親睦而敦仁愛之心是已不然雖欲愛之不能也

心無一毫繫累謂之樂常人多憂因不能樂天不

能樂天因不能知命而不免有憂易理旁行不流
卽幽明死生鬼神屈伸代謝於天地萬物之中者
何莫非命知命則一身之生死得喪同於屈信代
謝何憂之有非樂天何能安土安土者隨寓而安
心無係累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愛者天地生物
之心所謂仁也不能安土必擇自安之地則惟知
有已不知有人何以能愛堯舜之得位孔顏之不
遇其敦仁一也其能愛一也其知天知命一也
象旨旁猶旁燭之旁非避碍之意不流依京房本

作不留朱子發曰易之用者近是矣朱義行權守
正非本旨也易旁行不流故玩辭者變通天道以
知天命亦周物不憂似天也樂天依虞翻作變天
安居易象是爲安土安土則心存理得故亦道濟
天下似地也變知天命則智迹泯安土敦仁則生
意發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述曰天地之化滔滔不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

易爲之鑄寫成器使入模範匡郭而不過乎中也
曲成者順萬物之理而成之非一方也易與物變
化明中正之道隨其大小廣狹長短方圓無不各
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漏而不成者天地萬物皆
以易言之晝夜者剛柔之象剛或化柔柔或變剛
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貫通爲一是謂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則不爲變化之所亂而可以知範圍曲成
之道也荀爽曰晝者謂乾夜者坤也通於乾坤之
道則無不知矣自此以上皆神之所爲也神則陰

之萬物出入死生之不齊而不可爲量數由其道
得其宜極其高大莫不安其性命之情而致曲以
成之易而已蓋帝之於萬物所以出齊相見與夫
役說戰勞而遂至於成也豈一理而足哉此之謂
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龔氏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
從役于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
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爲晝夜也故
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

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爲神其用爲易

象旨神者何易之道也隨物而在故無方也何以爲易理之變化也易何以無體變化故無體也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體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無體

淮海曰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萬物知命知晝夜如此乎言知之詳也總之只是知易耳幽明卽死生死生卽鬼神鬼神卽萬物萬物卽命命卽晝

之萬物出入死生之不齊而不可爲量數由其道得其宜極其高大莫不安其性命之情而致曲以成之易而已蓋帝之於萬物所以出齊相見與夫役說戰勞而遂至於成也豈一理而足哉此之謂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龔氏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役于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爲晝夜也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

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爲神其用爲易

象旨神者何易之道也隨物而在故無方也何以爲易理之變化也易何以無體變化故無體也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體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無體

淮海曰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萬物知命知晝夜如此乎言知之詳也總之只是知易耳幽明卽死生死生卽鬼神鬼神卽萬物萬物卽命命卽晝

夜曰故曰說曰情狀曰道曰化皆易也此知放而彌六合卷而藏于密吾心不慮而知之知是也若一入於慮便不神便不易便不能放不能卷便入聞見便落見解非德性本然之知矣德性本然之知乃同於天地萬物而能生乎天地萬物者故大學之道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合天地萬物而爲一體是爲格物妙天地萬物一體之道而通於知是爲致知致知則得易易者心也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心之不測便是神心之生生便是易非致知

其何以哉故知致則理窮則性盡則命至

項氏曰自仰以觀於天文至故知鬼神之情狀故者以事言也說者以理言也情狀者以象言也易有象有理有事知斯三者而易之蘊盡矣昔者伏羲之始作也仰觀於天見陰陽之象俯察於地覓剛柔之形於是制爲奇偶之畫以準其象使萬物之情皆以類而從而天文地理遂與人事物情相通而爲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原畫之所由始二分四揲之變皆起于至一无朕之中要畫之

所以終三變六扐之餘復歸于至一无朕之始而死生之說可得而知矣氣聚而爲物奇偶之畫所以爲有象魂遊而爲變九六之化所以爲无迹而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矣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與天地準也下四故者言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也範圍天地三言以見其彌綸天道之道也蓋易有奇偶二畫所以匡括天地之變化而天地不能越其外所以曲成萬物之終始而无一物之或遺通幽明死生鬼神之道而知无所不至是故天地之

神无陰陽之定方而易奇偶之變亦與之周流而無定體此所謂易與天地準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述曰易以道陰陽天地人物萬般不同其實不越陰陽兩端陰陽原不相判渾合而成不偏不雜此一元太和之氣自於穆自无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乃所謂道也

彭山曰一陰一陽者陽明陰晦陽主陰而陰從陽隨時變通无所偏倚之謂也陰極而不變則滯於陰陽極而不變則滯於陽皆著物而入於器矣惟其變通不滯則主之者陽從之者陰剛柔適得其中而无太過不及然後爲道故道以形而上言非以陰陽爲兩物而道在其中也象山陸氏曰一陰一陽已足形而上者莊渠魏氏謂一偏者不足以爲道得之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指虛明者而言陽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指成形者而言陰也此陰陽之大分也陰用事則陰陽不交而爲否陽用事則陰陽交而爲

泰故道也者陰陽之交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蓋謂此也

陰陽合德則爲道陰陽合德者陽中有陰陰中有
陽偏於陽則陰隨陽而散漫偏於陰則陽隨陰而
沉淪此則墮於氣矣象山曰一陰一陽已是形而
上者謂其不偏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
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述曰繼之者善天命之本然乎成之者性人之得

於天命自然乎繼者陰陽相續貞又爲元此太和

渾淪之體所謂善也成者陰陽化生成男成女此

秉彝各足之真所謂性也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

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

而天命之本然无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體則工

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得性之至善而不滯於意

見之偏此君子之道也不能見此全體未免失其

中正落於偏倚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或偏於陽或偏於陰仁與知遂分而爲二至

於百姓則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一陰一陽之道皆離道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述曰君子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在天地爲元在萬物爲含生之仁造化以貞復而肇生物理以歸根而反生顯諸仁也一陰一陽妙合而凝也然而莫測其出機焉莫測其入機焉藏諸用也一陰一陽機緘不露也仁卽生理之根柢而於是乎顯所

以綿綿而不絕用卽發育之盛大而于是乎藏所以混混而无迹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盖道之妙也天地无憂聖人有憂而同此顯仁同此藏用盛德大業至矣哉如天施焉如地生焉無不有也我不自以爲有而覆載生成皆其所該是富有也所過化焉所存神焉如天地之運而无息故者不留積盈而來者不匱也是日新也

仁言顯卽用是體用言藏卽體是用發明道之體用一原顯微无間總是一陰一陽之妙盖顯卽陽

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諸仁則全體呈露而不
落聲臭藏卽陰之靜而附麗于陽者曰藏諸用則
大用顯行而无所作爲顯而藏藏而顯不可以意
見見不可以耳目知此所以仁者知者滯于偏而
不得其全不著不察之民由其道而不知而聖人
之盛德大業與天地鼓物而不憂者同也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
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述曰聖人盛德大業本易道而成故推言以盡其
意生生者生而又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隨時變
通此易理也自其生生之成象謂之乾自其生生
之效法謂之坤象謂理先見而未成形者以其健
而主陰故曰乾效呈也謂法乾制用而成形者以
其順而從陽故曰坤數著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
乎數故極數可以知來物事行事也卽所占卦變
而通之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變也占之於心而
通之於事則乾坤之理與時偕行而不滯於迹此
陰陽之不可測也故謂之神上章言易无體此言

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无方

象旨言陰陽得中者爲道也今夫聖人之明民示諸有而儒者之高論乃欲引而淪諸无大傳云一陰一陽謂道矣今乃復云陰陽氣也其理則謂之道然則陰陽不足謂道乎易稱乾道稱坤道又稱乾陽物坤陰物以明陰陽卽道道者所由之路陰陽卽群有之所由出入也今云然者豈非其誤解形下之器哉古老曰偏陰偏陽之謂疾此豈獨命

家之說也陳氏新語云道在陰而陰得其一在陽而陽得其一當加說如仁知所見也

象旨此明陰陽謂道之義繼指流行言萬物資始繼貞以元元爲善長故曰繼善屬一陽之分貞而成終物各有則故曰成性屬一陰之分北溪陳氏曰繼成字與陰陽字應善性字與道字應繼善者卽性善意猶言吉之先見爲良心之本體成性者卽性相近意蓋有累於氣之不中正者矣

仁知卽性之成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仁知皆得

其偏耳見之之之謂道也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不能盡知其性之所有者而全之也繼善成性以造化之流行分陰陽仁陽知陰以在人之稟受分陰陽

上章說聖人之仁知知與仁合而爲一此說知者仁者仁與知分而爲二道无陰陽本自无滯仁者之見滯于陽而不知有陰知者之見滯于陰而不知有陽百姓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君子一陰一陽之道也不知其性者爲百姓知之而入於意見者爲仁知之偏以皆落於成性之後而未覩乎繼善之初也

蘇氏曰屬目於无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爲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爲知意存乎知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淮海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聖人之見卽仁知之見但聖人不落於仁之見知之見仁知者卽落於仁之見知之見百姓日用而不知

百姓之日用卽聖人之日用但聖人知此日用百姓不知此日用日用卽人情物理也人情物理易理也除却人情物理何者爲日用克己復禮之學全在視聽言動上做發育峻極之體全在三千三百上見曰知曰見知此合一見此合一之易理耳其知也无所知无所知則无所不知故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其見也无所見无所見則无所不見故曰望道而未之見

龔氏曰仁者體也道以之顯用者知也道以之藏言顯則知用之爲知言藏則知仁之爲體至於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則寂然不動之時也聖人有思有爲者也故吉凶與民同患道則无思无爲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朱氏曰聖人有相之道不以其所可憂者而同乎無憂以謂配天地立人道者存乎已易之道是已則聖人盛德大業豈不至矣哉象旨富有者冒天下之道開物成務顯仁也日新者惟變所適根本盛大藏用也蘇氏曰我未嘗有卽物而有故富如

使已有則其富有畛矣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吾心一也新者物耳

象旨此以易之陰陽言生生者生陰生陽也應一陰一陽謂道之意一陽生而成象之謂乾一陰生而效法之謂坤效法者依成象而代有終也成象特爲朕兆耳應繼善成性之意以其生于未始有象之先純乎健而爲主故曰乾以其生于既始有象之後純乎順而從陽故曰坤蘇氏曰言易之道至乾而始有象至坤而始有可見之法也紀聞曰

象言成則法已具而未定法言效則道盡見而无隱效呈效也出諸幽隱以示人也法者未然而已然千古當然不易之定體也張忠定曰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未判生殺輕重在我已判更不可易

有象有法則數行矣易逆數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有以極其數道無數也故未嘗有窮物有數也故可極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著之用四十有九而卦止于六十四則數

爲可極故也數爲可極則來物爲可知此占事也
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

象旨占者窮過劫之數遂知來物事則貫十有八
變因變以成務矣吳幼清曰數者變之已成變者
數之未定朱氏曰窮則變變則有術以通之此之
謂事

象旨著初揲卦猶未成或陰或陽不爲典要矧可
度思故曰神此言乎陰陽之道用于著數也在天
在人謂之道在易在占謂之神龔氏曰初言道以

一陰一陽爲宗中言易以乾坤爲序末言神以陰
陽不測爲妙則易果道陰陽而爲理氣之別者亦
太刻畫矣業德易乾坤占事神是一陰一陽之道
隨所在而得名者非二理也

金賁亨曰此章以天道明易道也日新之謂盛德
以上言天道生生之謂易以下言易道生生之謂
易卽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太極言也成象之謂
乾卽繼之者善也效法之謂坤卽成之者性也以
兩儀言也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易之大

業顯諸仁者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易之盛德藏諸用者也

項氏此論甚奇錄以備覽

一陰一陽猶言一出入明奇偶之迭用也陰陽者氣也陰陽迭用者道也道之所生无不善者元也萬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所各正者也成之者性猶孟子言人之性犬之性牛之性草木言性熱性寒也仁者見其始於一而以爲仁智者見其終於萬而以爲智木石飛走愚夫愚婦皆在其中而不知其所以然者是

三者之見愚智雖不同而皆未足以言易也自易之顯者觀之有法象之著明則道之一陽也謂之仁可也自易之藏者觀之无方體之可測則道之一陰也謂之智可也一顯一藏鼓動萬物而不已則仁與智又皆屬於陽枯莖蠹策藏顯俱出于无心則仁與知又皆屬於陰惟其神妙如此不可形容故贊之曰盛德大業至矣哉以言其德則變化日出而不窮此陽之顯也以言其業則天地之間備矣此陰之藏也合而言之顯藏藏顯如循環之

无端則易之一辭足以兼之矣觀其畫一奇以開
萬象則奇也者誠天下之至健德之所以能日新
也及其配一偶以成萬形則偶也者誠天下之至
順業之所以富有也極奇偶之數至于萬有一千
五百二十以見天下之賾則謂之占卽奇之象也
通奇偶之變至于千五百三十六卦以效天下之
動則謂之事卽偶之法也究而言之或顯或藏莫
知其方則神之一辭足以贊之矣此卽上章神无
方易无體之意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述曰此章贊易理廣大則通上下矣以言乎遠者
變動也所謂推而行之存乎通不禦者所謂通也
以言乎邇不變者也靜則能動正則能一天下之
動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乾坤合德剛柔有體變與
不變互相推移而萬物備矣

彭山曰无不含容謂之廣无不完具謂之大言易
道如地之廣如天之大无有窮盡不可得而禦也

通指人心言正者貞也靜虛中所含之理平正无所偏倚之名也言易道雖廣大而皆具于吾心天地之間即廣大之道也備即具也具于吾心靜正之外无道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述曰易之廣大出於乾坤二卦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專謂專一直謂直遂翕謂合而氣之專者藏于此闢謂開而

氣之直者出於此俞氏曰乾畫奇而實不變則其靜也專變則其動也直直者坤之德而乾合之坤畫偶而虛不變則其靜也翕變則其動也闢闢乃乾之德而坤合之是已

彭山曰乾靜專坤靜翕譬如人之在家乾則端居於內而坤則爲之闔戶乾動直坤動闢譬如人之出外乾則遂意直行而坤則爲之闢戶此皆乾爲主而坤從之之義也大者自內而達于外廣者自外而包乎內此皆以動而爲用者言然必以靜爲

之體靜而靜而貞也蓋遠之具於邇者程子所謂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
韓康伯曰乾統天首萬物爲變化之元通乎形外
者也坤則順以成陽功盡於已用止乎形者也故
乾以專直言乎其材坤以翕闢言乎其形對則乾
爲物始坤爲物生散則始亦爲生故總爲生也
蘇氏曰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絕意于動專也
不可復回直也歛之无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

善配至德

述曰彭山曰天地本上文乾坤而言義時宜也陰
陽進退隨時合宜言其明不息也故以配於日月
易簡聖人自然之善无所作爲者也至德謂天地
之德至極而无以加也此因廣大而推言之廣大
該乎變通變通該乎陰陽之義陰陽之義該乎易
簡之善易簡之善所以爲廣大之本也善至于配
至德則易道盡矣故贊之曰易其至矣
象旨廣大配天地坤廣乾大也變通配四時虞翻

曰變通趨時謂十二月消息蓋乾坤之變也陰陽配日月者荀爽曰乾舍于離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居深居馮氏止以復臨明之湛子因曰陰陽交迭升降合日月往來代明恐與變通義複也蘇氏曰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通日月得其陰陽之義至德得其易簡之善明乾坤非專以爲天地也

項氏曰夫易廣矣大矣此一章之總目也遠而不止卽直與闢也靜而正卽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備

矣卽大生廣生也易之爲道一與兩而已乾卽一也靜而守一則其氣專而无不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開此乾所以爲萬物之公坤卽兩也兩閉者爲翕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爲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以爲萬物之母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博而趨約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其能變通也所以變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以爲陰陽者至易至簡也陽者一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易乎陰者兩之而

已豈非天下之至簡乎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至
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書具此
四者豈不謂之備乎其占也無有遠邇幽深遂知
來物此所謂不禦也其未占也寂然不動無思無
爲此所謂靜而正也其形則靜其德則正靜者坤
之翕也正者乾之專也

淮海曰易之廣大於遠不禦邇靜正天地之間無
所不備見之而其所以廣大者則出於乾坤二卦
專與翕所謂靜正也直與闢所謂不禦也天地之

間無所不備卽大生廣生也惟專而後直惟翕而
後闢天地雖廣大其至德則甚易簡矣人心之靜
正如乾之專如坤之翕則易簡之善是亦天地而
已寂然不動則自專則自翕是所謂靜正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述曰紫溪曰易是易理非易書上章云生生之謂
易是理也在天爲天道在地爲地道在人謂人道
聖人所以爲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者卽此生

生之理而已非謂用易以爲德業也質卿曰德是
上通乎神明者故曰崇不崇卽不能首出庶物業
是博及乎生民者故曰廣不廣卽不能併懍乎衆
類德之崇只在知上業之廣只在禮上
註疏知以崇爲貴禮以卑爲用知者通利萬物象
天陽无不覆故以崇爲貴也禮者卑敬於物象地
柔而在下故以卑爲用也極知之崇象天高而撫
物備理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易道之大豈有出
於其外者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述曰天地易之門戶天地設位六爻上下升降而
易行乎其中矣行乎其中者用崇德廣業故也聖
人知禮成於所性綿綿若存一崇一卑渾然天地
設位之體自然觸處皆成道義德之崇崇於此業
之廣廣於此矣易之至在聖人身上於此全見
金賁亨曰知崇禮卑合内外之道者也變化者天
地之用道義者知禮之發故天地設位而易行成
性存存而道義出成性存存參前倚衡之見也

薛敬軒曰成性卽天地存存卽設位道義之門卽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理之生生不已也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須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自知禮之通於人者爲道自知禮之措諸用者爲義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三極之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知之所以知者本於乾之易知禮之所以能者本於坤之簡能易知如乾故知崇如天簡能如坤故禮卑如地禮卽理也以禮言則有據約禮崇禮復禮此之謂也

質卿曰一物當前纔動念便如陰雲之障天知便不崇於德分上便減却分數一事到手少不停當便如脚跟之不着地事便不成就禮條理也極細密極卑下如親親尊賢之等殺皆是禮所生何其穩當聖人禮之卑其卑如此

聖人體易於身知窮萬物之原則乾之始萬物也
禮循萬物之則踐而行之則坤之成萬物也有天
地之位則有陰陽之變行乎其中人有此性則有
知禮之德存乎其中但患人不能存之耳苟能存
其所存則道義皆自是而出矣門言其出也道者
義之體智之所知也義者道之用禮之所行也成
性猶設位也有此位則謂之設位有此性則謂之
成性卽上文成之者性也至存存上一存字方言
人爲之功

讀易述十一卷終

程